

古镇印象

——水东漫游行记

□宣城市实验小学 管林海

我游历的古镇很多，当年因为求学，学校组织我们外出写生，在皖南的泾县、太平、黟县和屯溪等地待了一个多月，所以对后来享誉中外，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”的古村落——西递、宏村、桃花潭、西河古镇，以及闻名天下的江南水乡古镇——周庄、西塘、乌镇，还有山西的平遥，湘西的凤凰等都略知一二。反而对于近在咫尺的水东古镇，却只闻其名，不见其形。

水东古镇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和重金打造下，不再是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，而是渐渐掀起了盖头，让中外游客一睹其美丽的真容和悠久的历史，她的芳容被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津津乐道！

这个秋天，我在古镇魅力的召唤和友人的极力邀约下，带着全家老小驱车来到了心驰神往的网红胜地——古镇水东，开启了一天忙碌而丰富的游历，正式打卡水东老街。

这是一个秋高气爽、丹桂飘香的季节。清晨，远眺古镇，整个老街完全被雾色笼罩，古朴的街巷匍匐在雾气的氤氲中。但很快，金色的阳光倾洒大地，这雾色也就飞到九霄云外了。近听，石板路上脚步声时急时缓，空气活了，老街醒了，居民忙活了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我们从新修缮的沈家巷起步，寻访老街的点滴。谈到寻访，走街串巷自然是常事。但水东古镇的街巷实在太多，如果没有友人引导，我们怕是要走“迷宫”了。走在青石板和卵石铺筑的道路上，两旁商铺林立，房舍青砖黛瓦，均为共用马头墙所筑，木板槽门、小楼、前店后坊，两至三进，中有天井，四水归明堂，徽式建筑，古朴典雅。步行百余米，几间老房子的屋檐下，老手艺人俯身做木梳。水东镇是远近闻名的枣乡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水东枣木梳，作为地理标志产品，枣木梳是老街的名片之一。勤劳而智慧的水东人通过一把枣木梳印证自己的创作力和审美情趣，看似普通的梳子，她的生命力正如这条老街绵延千百年的活力。

继续前行，映入眼帘的是千年古刹——宁东寺（又名三官殿）。它始建于唐代，门悬“千年香火地，万古宁东寺”的对联，可体味其曾有过的鼎盛，现也成为宣城现存最古老的寺庙之一。有趣的是，在老街另一隅伫立着保存完好的哥特式教堂——水东圣母堂。此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九年，为法国传教士金式玉所修建，是皖南第一座天主教堂，也是华东地区两座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。它与上海佘山圣母堂齐名，在东南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。一座充分体现了“天人相应，天地交感”思想的徽派建筑和融合中西文化的哥特式建筑相映成趣，在其它地方怕是难得一见的，这不能不说这是水东古镇的独特魅力！

不知不觉穿梭在斑驳的石墙、光滑的石板路，还有高高低低的围墙间，眼见一家家剃头店、铁匠铺、豆腐店、年糖坊、小吃店等等，无不透出历史的痕迹和渐渐远去的年代，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，一种回归历史的感觉自然升腾。几分祥和、几分古朴、还有几分沧桑和几分伤感……

水东老街主街区正在修缮，老街在保留原有生活区的基础上，扩大了对老手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。街巷里，瓦匠、木匠、铁匠、剃头匠、梳子工……一幕流动的水东老街百工图，活灵活现演绎着老手艺的本色与魅力。

顺着当铺街前行来到了横街、正街的交界处，而此处正是老街极有特色的历史遗留和最具特色的代表景点——“十八踏”和“五道井”所在。古人用青石砌筑了十八层台阶，石板铺路，且在其上又建一幢二层牌楼，古朴典雅，与老街风貌浑然一体，再直通水阳江码头，成为古镇对外交通的必经之路，故得名“十八踏”。自“十八踏”拾级而下，“五道井”沿后街依次排列，每道相隔五十米，均为青石砌成的方形古井，井下有一个二十余米长的水池，其上一座石拱小桥划分用水类别：桥上饮用，桥下盥洗。井水清澈甘冽，冬暖夏凉，终年不涸。相传，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时候，途经宣城，驾临水东，他老人家走下台阶，口中数了十八下，便来到井边，品井中山泉清冽甘甜，龙心大悦并随口赞曰：“此水真比得上杭州西湖里的玉泉水！”遂赐名“十八踏御井”。

走了一上午，肚子开始“咕咕”叫了。本打算就在街边摊点上弄点特色小吃充饥，但无奈友人的盛情和善意，一家老小走进了古色古香的“汪记饭店”，品味了地道的水东菜，真是咸香皆宜，尤其是那道“臭鳜鱼”，至今令人回味。

远处传来悠悠的曲调，原来又一场“皖南皮影戏”开场了。我们迫不及待地赶了过去，看戏、听曲，参观“皖南民俗博物馆”。馆藏民俗文物极其丰富，尤其是皮影、木偶等数不胜数。馆主何泽华耐心而详尽地给我们述说着皮影戏的过去、今天和未来，仿佛在吟唱着又一段皮影戏。作为皖南皮影戏第九代代表性传承人，他曾手提肩扛、走村串巷、历经沧桑。在他的坚守和不懈努力下，这个不登大雅之堂、差点流失的小皮影，终于名列国家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，也成了水东古镇又一张传唱久远的靓丽名片！

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，携伴归巢的鸟儿似乎唤醒了我们返程的梦，天色渐暗，隐隐约约听到宁东寺的钟声，我们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。回望老街中心高高矗立的“大夫第”，终于明白“五水槽门条石路，小楼天井马头墙。木梳竹器呈奇色，枣味芬芳暗送香”。水东老街——“幽幽古巷韵匠心，皮影声声绘诗情”。我们的约会才刚刚开始，我这一刻离开你，是为了下次更好地重逢！

水东老街

怀念老屋

□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

老屋是典型的北方民居，在我快上小学时砌的。三间房子西屋住人，东屋放粮食和杂物，也用来烧饭，中间的一间作为客厅，尽管简陋，却也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”。屋顶是用稻草细密地覆盖上去。窗户均匀地分布在几面土墙上，采光和通风都不错。老屋的地面并不平整，屋子中间因为时常走动被磨得白亮亮的。墙体由深黄变成了浅黄，父亲掺杂在土基里的麦草也从原先的明亮丽转为枯黄。

一个村子家家屋子的格局大致雷同。家里炸馓子的生意做了很久，老屋的顶部被熏得乌黑，尤其是几根房梁木沾上了细细的油灰。老屋住久了，就滋生了老鼠，母亲干脆在土墙上钉上几个木楔子，将零食高高地挂上去。以为是母亲的独创，到邻居家窜门，才知道，这又是人老几辈的智慧结晶。

带着纯洁的乡土味，我渐渐长大了，外出求学的时间较长，可那些关于当年老屋的记忆越发变得清晰起来。为了求安静，我将自己的床铺转移到了放粮食和杂物的东屋。每每写作业到困倦时，便干脆趴在床头，继续看书、思考，朝自己的梦想奋进。因为是土房，夏天倒还凉快，同样的年久失修，一到冬天寒冷的东北风便狡猾地从墙缝里往里钻，直冻得我瑟瑟发抖；这时细心的父亲便会找来塑料薄膜从墙的外面厚厚地覆盖上，我则接着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做作业。

考上县一中，父亲送我住校，从此我便与老屋分离了，也开始了一段更为刻苦的求学生涯。心中尽管不舍，我却时时感谢老屋：因为只有这种近乎残酷的分离，才能让一个年轻的我，让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我，真正去开拓出自己的空间，赢得属于自己的人生。

忙碌的学习之余，我时常怀念老屋。记得老屋的东山墙脚下，螺螺藤爬得到处都是。这种草满身是刺。母亲找了一把镰刀去刮，不让它攀上去。一旦爬上墙，招来蚊虫倒是小事，它会把墙缠住，勒得紧紧的，时间一长，墙就会开裂。母亲常说，杂草要时常清理，就像人的内心一样。

老屋破败了，历经这么多年，尽管没有人住了，却仍伫立不倒。每次回去，看着老屋，我的思绪都在寻找着过去：那时候，父亲母亲和老屋一样年轻。物质虽然匮乏，但生活得无忧无虑。现在衣食无忧了，却总感觉心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牢牢地牵着，我知道，那是我的根所在。

清新别致西溪南

□休宁县汊口中学 焦水奇

西溪南村地处黄山市徽州区西郊，背倚凤形山，面临丰乐河，名人辈出。村中聚族而居，以吴姓为宗。至今保留明代建筑10多处，清代民居100多幢。公元860年，吴氏始祖光公看上了这里，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。从此子孙日蕃，逐渐形成了村落。吴氏家族在扬州从事盐业，在金陵开设典当铺，又在运河沿线从事米布贸易，后都将财富转移回了西溪南村，修祠建社，兴建学堂，广招名士前来吟诗作对，所以西溪南村自古以来也是一处文艺气息浓厚的地方。

西溪南是我向往已久的所在，但一直无缘与她亲密接触。2019年7月21日，心动终于付诸实践。规划了导航图，从屯溪出发，沿屯光大道而下，经丰乐大道，至西溪南。

横跨一座没有栏杆的石桥，桥面平阔，足有五米，脚下是迤逦东去的丰乐河水，由于下雨的缘故，河水有些微漾。过石桥，桥头树林蔽日，有商店，有餐馆，有西溪南的简介及路牌指

示。

我们在路牌处停下来，妻子忙着拿她的自拍神器东照照，西照照，生怕错过任何一处美景。看到有箭头指向东方，有绿绕亭、老屋阁、果园。向西有枫杨林、有溪头宗祠。我们决定先去村里看老屋阁。

走过幽静的小巷，发现西溪南人家的房子都很大，院落也讲究，虽然都已改建成新式洋楼，古建筑保留的已不多了。但人的那种生活底蕴，品位还在。不时地，几盆瘦山的盆景，篱落的凌霄花，紫红的石榴映入眼帘，巷道的拐角，藤蔓爬满了墙院，那像是历史的诉说，又像是村落的潜台词。

绕了几条巷，问过几个人，在一条小狗的伴随下，我们找到了老屋阁。占地几亩的明代老建筑就在眼前，省级文物的牌子就耸立在路旁。跨进斑驳锈迹的铁大门，第一眼便看见楼下正间两根又粗又黑的梭形柱，柱下端支在一个形同倒置的大瓷盘的石础上。这是明代建筑特有的覆盆础。老屋阁为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，下层矮，上层高，坐东北朝西南，3进5开间，口字形四合院。狭长的天井中央有石板砌的水池。天井四周设置靠椅，此椅靠背外突，超出天井四周的栏板，临空悬置，设计精巧美观，颇具韵致，称为“美人靠”。阁正面为水平形高墙，侧面采取不对称方式，与水平形高墙相接合，形成参差错落的外观。墙顶盖蝴蝶瓦，倒影入池，幽深静雅。阁内梁架、斗拱装饰雕刻精美，双步梁端饰以云雕，梁架上承受瓜柱用莲瓣式平盘斗，山面梁架瓜柱下端收杀做成鹰嘴形式。柱子作梭柱形，从中段开始向上下两端收小，柱础石似覆盘形，柱间空当内有芦苇编篱。整座建筑，色调匀净，富有自然之美。绿绕亭则端庄地立在路中央，这亭始建于元天顺元年（1328年），砖木结构，飞檐下的斗拱，月梁上鹰嘴形瓜柱，梁端的雀替，丁头拱等构件，至今木纹凸露，保存着清新雅丽的轮廓。肥硕的梁，纤纤的柱，精美的房托雀替，像是从历史风尘中走来的风骨康健，精神矍铄的老人，硬朗的身板，是一副熠熠生辉的模样。亭旁的水池，泛着绿波，浮着绿藻，兀立了她的倩影，更增添了她的妩媚，也为绿绕增添了诗意！

村中巷连着巷，街套着街，中街，前街，十八街，如迷宫一样。石板路在脚下延伸着，带着我们像鱼一样穿来穿去。走错了，也不要紧，绕个弯又是一番风景。野蜜蜂的招牌，圣女果挂在院墙随处可见都是风景。从东往西，又走了一条巷，眼前是棵古银杏树。树翁翁郁郁的，树龄不下几百年，有两人合抱粗，树干基部，已经腐空，像是张开的大口，树还是坚强地活着，枝繁叶茂，绿意盎然。

走出小巷，眼前就是那片网红的枫杨林了。这片枫杨林屹立在沙洲上，丰乐河的干流从两旁逶迤而过。聪明的西溪南人，从村子的街道上，修了平直的木桥，把沙洲和村落连成了一体。木桥，是一种童年记忆的新鲜感，也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画意。

繁密的枝叶掩天蔽日，只落下薄薄的光环，微风带着水汽轻轻地吹来，似乎空气都是绿的。我伸展了臂膀，深深地呼吸着。一切是那样的轻松，让人有种无比的愉悦感。绿树绕人家，绿树村边合，诸如此类的诗句在耳畔萦绕着。走进林子深处，几头黄牛在悠闲地啃着草，水蕨在草丛中生出无边的绿意来，给人一种幽远的况味。

我走过的地方也不少，唯有这无边的绿给人的是身心的感染与被感染，仿佛沉浸在那深沉的韵律里，像听一首轻音乐，像赏一幅水墨画，仿佛一条绿的河涌进人的心底让人沉静。生活的失意也好，忧伤也罢，都释然消融在那绿意之中了。

西溪南村以街为经，以巷为纬，在村中走动，看得到炊烟，听得到鸡鸣，记得住乡愁。沿街而建的房屋，鳞次栉比，有些低矮，有些拥挤，还有些破败，多青砖木构的老屋，斑驳的朱漆木门，镂花的木窗棂，潮润的墙根爬满青苔，有些许不知名的瘦瘦的小树、小草在墙缝里探头探脑，似乎在张望着什么。

快中午了，妻子照了一圈相片，喊我该回家了，我才从沉醉中回过神来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此行涤荡一身疲惫，心灵焕发生机，空闲时不妨去一去西溪南。